



春走龙川

■ 安徽长丰 刘宏江

皖南的古城邑、古村落，我走过不少地方，但总不知满足。那深藏于绿水青山之间的徽派古民居，那最能体现徽派建筑特色的青砖、黛瓦、马头墙，那一座座高大巍峨的古祠堂、古牌坊，还有那精美绝伦的徽州砖、木、石三雕，无不留下古徽文化的深深烙印。自然之美和人文胜迹交相辉映的徽州，如同一幅立体的水墨画，又像一册典藏的线装书，对我有着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力。正是茶山青青、菜花嫩黄的仲春时节，我踏上草长莺飞的江南之地，走进春意盎然的绩溪龙川古村。

前望龙须山，后倚凤头山，龙溪河一溪如练，穿村而过，至村头，汇入奔腾不息的登源河。从远处、高处俯瞰，山环水绕的龙川古村，就像一只浮在水上的龙船形状，且有“志赴江海、势不可挡”之气势。龙川独特的山川地势，加之“船形村”的巧妙布局，恰恰印证了徽州人得水为上、注重生态环保的建村理念。

龙川的建村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东晋咸康年间。延续至今，已一千六百多年之久。在龙川，大量明清古建筑依然保存完好，历史的痕迹随处可见，文脉一直延续不断。龙川胡姓先民，是徽州人追求“天人合一”的典范，这在村庄选址和水的利用方面，得到了最直接、最充分的体现。他们或在朝中为官，或外出经商打拼，贾儒并举，多有建树，并把从外面挣来的大把银子带回家乡，用于建宅第，修祠堂，架桥铺路，办学育人。他们的这份业绩，既可光宗耀祖，又能激励后人。所以，胡氏宗族历来人才辈出，凤舞龙翔，甚至不乏令人景仰的国之栋梁。据介绍，仅明清两个朝代，这个千余人的村子，先后出了十多位进士，可谓“邑小士多”。

胡氏宗族，作为延续几百年不衰的望族，在皖南青山绿水间，便留下这么一处丰厚的文化遗存，留下几多先贤名士的风流故事，留下一串串清晰的历史印迹。行走龙川，映入眼帘的，是高低错落的古民居，高大巍峨的石牌坊，麻石铺就的水街，还有龙溪河上那一座座被称作“官桥”的石板桥、木板桥。穿街过巷，一路参观，我先后走进明代兵部尚书、抗倭英雄胡宗宪故居，“一坊两主”的奕世尚书坊，著名徽商胡炳衡故居，思祖敬宗的乡贤祠和有着“江南第一祠”之誉的胡氏宗祠。这样的游览，让我感受到了龙川文脉深沉和古风习习。

对游客来说，古村最精华、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坐落于龙溪河畔的胡氏宗祠。这是一座有着四百多年历史、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古祠。祠堂坐北朝南，三进七开间，由照壁、泮池、露台、天井、廊庑、正厅、厢房、寝楼、副祠等组成，建筑面积一千六百多平方米。在建筑手法上，采用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显出祠堂的方正威严和大气雄浑。胡氏宗祠以其历史悠久、规模恢弘、最能体现徽派建筑艺术的独特风韵，而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胡氏宗祠内，包括圆雕、浮雕、透雕、深浮雕、浅浮雕等雕刻技法在内的木雕作品共六百多件，均以龙凤呈祥、历史掌故、山水花鸟等为立意构图。其数量之众多、雕刻技艺之精湛、保存之完好，在其他地方绝无仅有，堪称“木雕艺术博物馆”。聚风水之气，得天地之灵。龙川的先民，在皖南这片锦绣的土地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灿烂、传之后世的文化，也让我们这些外来者流连忘返，慨叹不已！

春社与酒

■ 安徽庐江 李永龙

清明这个中华民族古老的节日，既是扫墓祭祖的肃穆节日，也是人们亲近自然、踏青游玩、享受春天乐趣的欢乐节日。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在清明节前半个月，我国古代还有一个比此更为隆重盛大的节日叫“春社”。“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唐代诗人王驾创作的这首七绝诗，描写的就是当时乡民在春社节日里的欢乐景象。

所谓春社，《词源》解释为：“祭名，祭祀土地，以祈丰收。周代用甲日，后多于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举行。”又于“社日”条云：“汉以前，只有春社，汉以后始有春秋二社。”春秋二社“适当春分、秋分前后”。古人认为土生万物，而管理一方土地的则是土地神，故每到播种或收获季节，农民们都要立社祭祀，祈求或酬报土地神。

既然祭祀的目的是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祈祷降福免灾，自然就用人世间最好的礼品供奉，这就是祭品，其中有美酒。酒作为粮食酿就的精华之液，承载了古人对天地赋予生存之物的崇拜。《诗经·小雅·楚茨》所说的“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表明酒是古代祭祀中的主角；《周礼·天官·酒人》亦云：“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供奉之。”也反映了祭祀与酒的密切关系。

与其说世人是以人世间最好的礼品供奉社神，不如说人们是为了尽情享用美酒佳肴而给自己创造一次打牙祭的机会。“倾家酿酒无遗力，到社迎神尽及期。”到了社日这天，各家献上自酿社酒以祭祀土地神，表达心中减少自然灾害、获得粮食丰收的愿景。祭祀环节之后，便是人们分享社肉、同食社饭、痛饮社酒了。这在康熙《安庆府志》中就有记载：“社日，乡里持豚酒共祀社神

以祈谷，祭毕则燕，极欢而罢，秋社报神亦如之。”亦如王驾诗中描绘的“家家扶得醉人归”的盛大场景。

在社日活动中，社酒不仅给民众带来一醉方休的快感，还成为乡村春日里的一道风景，据说社酒因为敬过了社神具有了灵气还能够治耳聋。早在唐代，社会上就有社日这天喝酒可以治耳聋之说，并且出现在许多诗人的作品中。如李涛就有《春社从李昉乞酒》七绝一首：“社公今日没心情，为乞治聋酒一瓶。恼乱玉堂将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厅。”至宋代，又有李公麟“干寻古栢笑声中，此日春风属社公。开眼已怜花压帽，放怀聊喜酒治聋。”和王炎“一杯社日治聋酒，报答春光烂漫时。”及许月卿“箫鼓村田聊击壤，鸡豚社酒好治聋。”等多首诗作。《辞源》还在“社酒”条引用宋陆游《社日》诗之注：“古谓社酒治聋。”但词人叶梦得却半信半疑，他在《石林诗话》中引用李涛七绝时称：“世言社日饮酒治聋，不知其何据？”

说社酒因敬过社神而具有灵气似乎有些玄乎，但酒确实是一味中药，中医用酒治病历史悠久，而喝社酒治耳聋也有据又有理。在中医理论中，酒和春均有阳破阴之功。元阳一振，则脾阳亦随之而振，脾阳振奋，则脾的运化水谷精微功能旺盛，耳窍得精微而聪慧。

如今，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社祭活动已被清明扫墓祭祖的方式所替代，人们往往是由于清明祭扫新坟才提起这个节日。嘉庆《庐江县志》云：“清明节前后祭扫墓谓之上坟，新塚则不越次年社日。”试想，如果不是“新坟不过社”这句谚语在不时提醒着人们，那这一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节日岂不彻底地消失于民众的记忆之中了？

路过瓜州

■ 安徽合肥 耿志国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该读书、想读书时，无书可读。到了有书读时，却已过了如饥似渴想读书的年纪。彼时的读书，也就难免读得草率匆忙，读得敷衍粗糙了。比如，读古诗词，晓得有个瓜州(洲)，却没注意到咱国竟是有两个瓜州(洲)的，更没注意到两个瓜州(洲)的异同。只在记忆的印象里，瓜州(洲)有名，很有名。这次到了塞北，那天浏览了敦煌魔鬼城后，驶往嘉峪关，过路瓜州，方知古时有名的瓜州(洲)，扬州那边有一个，还有一个在这儿。对这两个瓜州(洲)，在许多人的想像中，它们一个阴柔细腻，一个阳刚粗犷，一个风花雪月，一个飞沙走石……

古诗词里，描写扬州瓜洲古渡的甚多。比如陆游的“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王安石的“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等等，历代传诵，甚得人们喜爱。写塞北瓜州的诗人诗作，却相当地稀落了。现今能找得见的，唐代的岑参算一个。他在《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里写到：“岸雨过城头，黄鹂上戍楼。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写的是塞北的瓜州，即瓜州县，隶属于今甘肃省酒泉市。岑参的这首诗很特别，所蕴含的情感丰富且复杂。既表达了对朋友的关切，更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情感，以及对老之将至而无缘建功立业的无奈……有“诗家夫子”“七绝圣手”之称的唐朝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有传世《从军行》七首，其之四写到了瓜州：“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一首广为流传的名作，此处孤城，似指瓜州。

古诗词中多写扬州瓜洲而少写塞外瓜州，并非诗人们有意厚彼薄此，也不是说塞北的瓜州不重要。皆因为塞北瓜州地处偏远，过于荒凉，文人骚客大多属于好景色好美食之人，对美景美食趋之若鹜，对苦寒之地，唯恐避之不及。所以，他们极少到边塞，描写边塞的诗词，当然也就更少了，只能在本就少量的边塞诗人的少量诗作中可以寻得见了。不过，正因为边塞诗词少，流传下来的皆是精华。那些意象宏阔，基调昂扬，落笔大气，壮奇景，抒豪情的精妙之作，气势流畅，满满崇高感，脍炙人口，得以传诵久长。

如果说，扬州瓜洲是水路交通枢纽，塞北瓜州就是陆路交通的咽喉。塞北瓜州处于著名的丝绸之路要冲，左右着丝绸之路的走向。唐代的商人从长安出发，踏人河西走廊，到达瓜州时，会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分割而出现南北两条不同的路线，也就是常说的南线和北线。瓜州恰好位于南线和北线交叉点的位置。不管走南线还是北线，都必须经过这里。换言之，瓜州是丝绸之路南北两条线的岔路口或交汇点。只要踏上丝绸之路，是绕不开瓜州的，其位置之重要，可见一斑。想想古人牵着骆驼，铃声叮叮当地响着，一步步艰难跋涉，而今车轮一转，倏忽而过，心中顿生万千感慨……

在城郊的一个加油站加油时，明显感到天凉了，沙尘起来了，最严重的地段，能见度极低，车子只能缓行。若是依此速度，半夜也到不了嘉峪关。好在前行不久，沙尘小了，车子又可以飞驰了。约一个多小时后，临近瓜州收费站。天开始下雨了，不大，却很密集，淋在手臂上很凉。路两侧，满目的翠绿，被烟雨迷蒙着，俨然一派江南景色，恍惚间，似到了碧水盈盈的扬州瓜洲古渡，好美，好美……收费站外，路旁是一溜儿的售瓜棚子。虽没能停车吃瓜，舌尖却已然感觉到了塞北瓜州的那瓜，很甜，很甜……

